

民俗采风

乡间习俗故事多

刘甲凡

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。在我们家乡，有一些民间习俗不但传承得年头久远，而且还很奇特，但其渊源却不为多数人所周知。说起来，其中还有好些饶有趣味的小故事。

祭祀挂纸遍山坡

牟平区水道镇金牛山黄金资源丰富，采金历史至今已有1000多年。时至今日，仍保留好多当时采金的平洞浅井遗迹。有的小平洞只有30厘米宽，侧身才能进去。当时全靠敲打、锨挖、镐刨、土药爆破，不但没有机械，连最起码的安全设施也没有，矿井塌方死人的事时有发生。

金牛山南面有个叫岔河村。当年，村里数十名吴姓人联合起来开采金矿。由于井下大面积塌方，数十口人全部葬身矿井之中。灾难发生后，他们的亲属试图通过洞口把他们救出来，可因塌方的石块太大、太多，根本没法移动，最后连尸首都没能找回。

每逢到了殉难者的忌日或清明节、寒衣节等祭祀祖先的日子，岔河村的吴姓人家，都要到金牛山挂纸上坟，哀悼其祖宗。因为不知其祖宗葬身的具体地点，他们每次上坟都是把纸钱挂在山坡的多个方位，以期自己祖宗能及时收到。这个奇特的习俗一直保留了下来，成了当年采金人血泪史的见证。

生前死后不同姓

牟平区玉林店镇小屯圈村，村里多数人家都姓李。在这些李姓村民中间有一个“生李死吴”的习俗。顾名思义，这些人生前姓李，死后却在牌位和墓碑上改姓吴，这一习俗已持续了几百年。

据村内李姓老人讲，他们是吴三桂的后代。明朝末年，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后，协助清军反明有功，被封为平西王。后来，吴三桂联络其旧时部将发起“三藩之乱”。叛乱被平息后，朝廷令将其满门抄斩，他们的子孙便隐姓埋名四处流亡，其中有一支逃到牟平。逃到牟平的这一支改为李姓。为表示不忘祖宗，死后便把本来的姓氏在墓碑上恢复过来。

无独有偶，在牟平区高陵镇上潘家庄和高陵村，还有个“活曲死鞠”的习俗。民间相传，这两个村子的曲姓本来姓鞠，是明朝大将鞠福

禄的后代。鞠福禄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，最后血洒沙场。因其战功卓著，朱元璋登基后，就封他的子孙在云南某地为定远侯。

后来，鞠家得罪了国舅而获罪，被株连九族，满门抄斩。圣旨传到辖地，县令因鞠家正直善良、很得人心，便仗义相救。在审案的过程中，县令故意问：“屈不屈？”鞠家人答曰：“大老爷，屈(曲)呀！”县令便以“既然姓曲，与本案无关”定案。于是很多姓鞠的人便改“鞠”为“曲”，躲过了这场劫难。

从明洪武二年开始，明王朝开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，颁布“移民屯田法”，使这些鞠姓人得到迁移胶东的机会，“活曲死鞠”的习俗也随之在牟平落地生根了。

六月十三磨菜刀

早些年在乡间，几乎每家大门口都有一块磨刀石。因为庄户人家一年到头要用镰刀割青草喂牲口、割柴草烧火做饭，还要用镰刀收割庄稼，没有这块磨刀石还真不行。除了这些，每年农历六月十三，还有个家家户户磨菜刀吓唬“秃尾巴老李”的习俗。

关于“秃尾巴老李”，乡间有这样一个传说：在昆嵛山下文登县辖地，有一个李姓老汉，其妻郭氏怀有身孕三年不产。那年农历六月十三，忽雷雨大作、电光绕室，郭氏生下一个浑身乌黑、披鳞带角、腹下四足、身后拖着长尾巴的怪胎。李老汉误以为是妖物作祟，便挥起菜刀砍去其尾巴，怪物负痛逃走。其实，这个怪物是一条黑龙，被其父断尾后便去了东北，打败了镇守白龙江的小白龙，自此便把那里变成了黑龙江，成了它的领地。

“秃尾巴老李”生性仁孝，始终忘不掉自己的生母，便于每年六月十三回文登老家一趟。俗话说“虎行风龙行雨”，“秃尾巴老李”每次回家都携带风雨，有时走得急了，还会带来冰雹。牟平昆嵛山北麓那一带，是“秃尾巴老李”回家的必经之路，每逢这个日子，家家户户齐出动，把菜刀磨得“哗啦、哗啦”直响，以此警告它别把冰雹带回来。一旦当天下起了冰雹，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把菜刀往院子里扔，秃尾巴老李便会识趣地安静下来。也是因为这件事，乡间便有了“大

旱三年，忘不了六月十三”的说法。

冬月初一大放山

据牟平相关史志资料记载：光绪三十二年以前，昆嵛山属官山，无人看管，周边百姓烧柴多取之昆嵛山。光绪三十三年，山东垦务局拍卖昆嵛山，买主名叫常治武，严禁百姓进山拾草，并开枪打死进山拾草百姓一人，民众激愤。

光绪三十四年四月，官道北村李东周、曲龙川联合东桥村张和尚，聚集昆嵛山后的百姓两千多人进宁海州，驱警闹衙三天方归。同年六月，宁海知州派员到殿后视察，昆嵛山后民众云集殿后村，围打派员。派员绕山逃走，路过官道北村抓走民众四人。六月二十三日，李东周聚众再次进城与官府讲理，遭到山东垦务局总办杜秉寅卫队枪击，李东周等一行一百多人被捕入狱。自此风波不息，愈闹愈凶，杜总办只得将宁海知州何恩锡革职，并行文张榜昭告四乡，定于每年“月日(冬月初一日)”起，整个昆嵛山区放山三日，允许百姓在此期间进山拾草。

至此，这场风波始告平息，“月日”放山的习俗也一直延续下来。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烧柴不再是困扰农村人的生活难题，这个习俗才慢慢被淡忘了。

木屋架当用百木王

我们乡间盖房子，最上讲究的屋架是“杉木椽子榆木梁，脊印(檩)当用百木王”。“百木之王”是指香椿木，老一辈人说做屋架一定缺不了它。说起“百木为王”这件事，乡间有这样一段传说：当年，刘秀在逃难路上，饥饿难耐之际，发现一棵桑树上有黑红色的果实，食用后精力大增，支撑他闯过了难关。

后来，刘秀扫平群雄做了东汉皇帝，便要封这棵树为百树之王，但他说不上具体是什么树，只能让使者拿着御赐金牌去寻访。使者按照皇帝的口述赶到那个大致方位，当他看到香椿树的叶子呈黑红色，嚼起来还有一股清香气味，跟皇帝所描述的很有几分相像，于是就把御赐金牌挂到香椿树上，从此成了“百木之王”，这个习俗一直流传下来。时至今日，制作木屋架时，最起码也要用香椿木做个榫卯，才算圆满了规矩。

往事如昨

勤工俭学的日子

冷大川

我1964年夏末来到招远城关公社民中读初中。这是一所乡镇学校，开办于1962年，为那些没升入县办初中的学生提供继续学习条件，开辟升学之路。面向全县招生，每个年级只招收一个班，我是第三届学生。

校舍地址在城南道口村西堪，借用城关公社闲置的旧厂房。屋舍简陋、分散、零乱，完全是因形就势，极不规范。除了一个篮球场地，两个水泥台乒乓球场地，其余全是高低不平，阶梯式闲地，种粮种菜倒是极适合。教师身份比较复杂，有师范毕业的中专生，也有高中毕业生。学校的日常开支也是紧缺有限的，搞勤工俭学成为学校筹措办学经费的一条必要渠道。

为发电厂打石子

入学不久，学校就联系到一个勤工俭学的大项目，为修建招远电厂筹备原材料——打石子。于是，这个秋天，几乎天天有打石子的任务。学校共三个年级，三个班，每次一个班，或安排在上午，或安排在下午，可谓半工半读。

带的工具很简单，一个筐，一把锤，一个用铁丝和橡胶带——多是打麦机上废弃的轮轴传动带围制而成，类似羽毛球拍式样。

赵家庵南山离发电厂近，有村民采石的多个大型石坑，废料堆得到处都是。我们打的石子大致有两类，一类是2到4厘米，一类是1到2厘米。起初，我们大多捡拾开采石头残剩的那些碎石，进行打制加工，很是省事。

由于用的量大，我们天天去锻打捡拾，带着抓钩、铲子进行翻找，原来多年堆积的碎石，逐渐在减少，捡拾起来就不再那么容易了。时间久了，那些稍大的石块也成了我们的选择。赵家庵的石质特硬，无论是青碴石还是略带粉红色泽的，都棱角分明，锤子敲上去，硬邦邦的。有时候敲打好几下，还是纹丝不动，只有细碎的石碴掉下或飞溅，还伴着火星。如果敲的位置不准确，一整块小石头竟飞蹿到别处，蹦到腿上、胳膊上是常有的事儿。最让人忍受不了的就是小石碴蹦到眼睛里，哪怕就是极细微的一点点，让我们真正体味到“眼睛里揉不得沙子”的感觉。遇到这种情形，大多是自己用手轻揉，或用衣襟沾一沾，有时候同学之间相互用嘴吹。在泪水的冲洗下，很快将其排除。实在不行，只有去卫生院找专业人士处理。时间久了，琢磨出了门道，眼睛和手配合得很默契，再不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了，谨

慎伴着小心。

打下的石子不是称重，而是用筐子这类器具量。老师亲自或安排有关人员做记录，定时进行评定表彰。同学们积极性很是高涨，尽管连续多天作战，个个精气神十足，始终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每一天，确实做到“轻伤不下火线”。曾记得当年我小腿有处溃瘍化脓，每天去劳动工地都要赤脚蹭过赵家庵村南那条河流。来去一次，刚长好的结痂被浸泡掉，裸露着创伤面。走路时，被裤腿扫得钻心得疼，但我还是坚持着，始终没缺席过。

以后的日子，我们或坐在教室，或漫步在校园，向南张望，招远发电厂的五层小楼竟成了我们的牵挂，偶尔又会有无尽的感慨在升腾。

为县府挖地下管道

1965年初春，我们学校又接下一项勤工俭学工程，就是为招远县政府驻地挖地下管道。最初的劳动工地在县政府后面，也就是如今的温泉路段，东西走向。北面分别是北关西、北关东两个村。我们要挖的渠道总长大约是200米，宽和深大约都是3米。

那些年招远县城道路基本没有硬化，全是泥土路。同学们带的工具以铁锨、镢头为主，偶有几把镐头。大家分组作业，划段施工。每组七八人，负责十几米长的工段，一溜线将全施工路段划分开。

路段表层坚硬，需要使用镐头、镢头先刨开，接着，大家用铁锨向南、北两处铲泥土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刚开始大家干得热火朝天，不到一天工夫，就挖下齐胸深。再往下挖，困难就来了。首先往渠两边铲土就是麻烦事，由于我们只是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，没后劲，劳累了快一天了，个个筋疲力尽，有时候土扬到渠边又散落下来。特别是那些稍大点的石块，拼尽全身力气铲上去，又滚落回来。于是有人站到渠沿，将铲上来的泥土再拨到更远处，缩小落差。或者干脆俩人合作，一个站在渠的上沿，将上来的泥土立马拨送出去，俩人合作联手倒土。效率降低，进度放慢，大家情绪也不是那么高涨了。除了筋骨疼，更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手掌，血泡、水泡，磨破皮处，钻心地疼。当年学习雷锋正在热潮中，雷锋同志的名言“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”，时时激励着每一个人。

经过三天多时间，一条长200米、宽和深各3米的大渠道在我们师生努力下终于通过检测，宣告完工。